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七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

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

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

徐廣曰名忌字夫子

相如見而說

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

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率相如歸而

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

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

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

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

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
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
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
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
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
音挑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閎雅甚都韋昭曰閎讀
動之
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妓也詩曰洵美且都

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

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

家居徒四壁立

郭璞曰言貧窮也

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

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

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

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

酤酒而令文君當鑪

韋昭曰鑪酒肆也土為墮邊高似鑪

相如身自著

犢鼻褌

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鈕此其類矣

與保庸

雜作

方言曰保庸調之南方奴婢賤稱也

滌器於市中

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溉者

卓

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

郭璞曰諸公父行也

更謂

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

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

郭璞曰厭游宦也

雖貧其人材足依

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及與相如

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

上

郭璞曰主獵犬也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

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

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

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郭璞曰稱說楚之美

烏有先生者

徐廣曰烏一作惡

烏有此事也為齊難

郭璞曰詰難楚事也

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

天子之義

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

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

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

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詭烏有先生

郭璞曰詭誇也音詭夏反

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

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

滿澤罾罔彌山

郭璞曰罾置也音浮

揜兔犇鹿射麋脚鱗

徐廣曰鱗音各

駟案郭璞曰脚持足犇車轆

騫於鹽浦割鮮染輪

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

染犇也音而公反又音而兌反犇之於輪鹽而食之騫馳也音務

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

楚王之獵何與寡人

郭璞曰與猶如也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

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

有無然猶未能遍觀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

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

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

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

盤紆第鬱隆崇律萃岑巖參差日月蔽虧

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曰

月虧缺
半見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陲下屬江河其土

則丹青赭堊

徐廣曰一作瑕

雌黃白垺

徐廣曰音符駟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

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

郭璞曰如龍之鱗采

其石則赤玉

玫瑰

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

琳瑯琨瑀

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瑀石次玉者琨瑀山

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

瑊玳玄厲

徐廣曰瑊音古咸反玳音勒皆次玉者駟案漢書音

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瑱石武夫

徐廣曰石似玉駟案漢書音義曰瑱石出雁門武夫出長沙也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

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

狀若葵其晷若廉蕙芷白芷若杜若

江離麋蕪諸蔗摎且

徐廣曰摎音匹沃反駟案漢書

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蕪蘄芷也似蛇
牀而香諸蔗甘柘也狎且蘘荷也

其南則有平原廣

澤登降陟靡

音移

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郭璞曰巫

山今在建
平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歲蘄苞荔

徐廣曰歲音針馬監
也蘄或曰草生水中

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
駟案漢書音義曰苞蘄也

薛莎青蘋

徐廣曰薛音先
結反駟案漢書

音義曰薛賴蒿也莎鍋侯
也青蘋似莎而大也音煩

其早溼則生藏葭蘆葭東薈

雕胡

徐廣曰烏桓國有薈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駟
案漢書音義曰藏似亂而葉大葭葭尾草也蘆蘆

也葭蘆也蓮藕菰蘆

徐廣曰
生水中

奄閭軒芊

漢書音義曰奄閭
蒿也軒芊猶草也

衆

物居之不可勝圖

郭璞曰
圖畫也

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

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瑇瑁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郭璞曰林在山北陰地

梗拊豫章

郭璞曰梗把也似梓枹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

桂椒木蘭檠離朱楊

徐廣

曰檠音扶戾反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

楸桤栲栗橘

柚芬芳

徐廣曰栲音郢駟案漢書音義曰栲栲棗也

其上則有赤猿蠼蟪

徐廣

曰音鴛鴦孔鸞騰遠射干

郭璞曰鴛鴦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漢書音義曰騰遠

鳥名射干似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豸

郭璞曰蝮蛇大獸長

百尋羆似狸而大漢書音義曰豸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

兕象野犀窮奇獫狁於是

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

漢書音義曰馴

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而駕之以當駟馬也

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

撓旄

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旄旌言撓弱也通帛為旄也

曳明月之珠旗

漢書音義曰以

明月珠綴飾旗

建干將之雄戟

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鉅干將所造也

左

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

徐廣曰韋昭曰夏夏屏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义

謂之服也

陽子驂乘纖阿為御

漢書音義曰陽子僂人陽子纖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

古賢也

按節未舒即陵狡獸韓叩叩蹙距虛

郭璞曰叩叩似馬而青距

虛即叩叩變文五言之穆天子傳曰叩叩距虛日走五百里也

軼野馬而轉駒餘

徐廣曰轉

音銳駟案郭璞曰野馬如馬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

而小胸駟似馬轆車軸頭風千里馬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儵腫淒淒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淒音力詣反駟案漢

書音義曰雷動燦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韋昭

皆疾也曰在目所指中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掩草蔽

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喪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

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飢受詘徐廣

曰飢音劇駟案郭璞曰飢疲極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徼而取之殫睹衆物之變態

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鄧曼姬婦人之總稱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

布也揄紵縞

徐廣曰揄音史

雜織羅巫露縠

郭璞曰言細如露巫以覆頭

襞積

褰縴紵徐委曲鬱撓谿谷

漢書音義曰褰積簡錯也褰縮也縴裁也其縴中文理第

鬱回曲有似於谿谷也

粉粉排排揚施卹削

徐廣曰施音迤衣袖也駟案漢書音義曰

卹削裁制貌也蜚纖巫髻

徐廣曰纖音芟駟案郭璞曰纖袿衣飾髻髻也

扶與猗靡

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磨地扶與猗委也

喩呶萃蔡

漢書音義曰喩呶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

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蕤繆

統玉綏

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

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

相與獠於蕙圃

郭璞曰獠獵也音遼

嬰珮勃窣上金堤掩翡翠射

鷄鷄

漢書音義曰鷄鷄鳥似鳳也

微矰出纖繳施

徐廣曰繳音斫

弋白鵠連

駕鷺

郭璞曰野鷺也駕音加

雙鵠下玄鵠加

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

急而

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

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

子之乘也

揚桂枻

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枻櫂也

張翠帷建羽蓋罔璫瑁

釣紫貝

郭璞曰紫貝黑文也

縱金鼓吹鳴籟

漢書音義曰縱撞也籟簫也

榜人

歌

郭璞曰唱擢歌也榜船也音榜

聲流唱

徐廣曰鳥邁反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

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礪礪磔磔若靄霆之聲聞乎數百

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郭璞曰靈鼓六面也

起烽燧車案行騎

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

郭璞曰皆羣行貌也

於是楚王乃登陽

雲之臺

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

泊乎無為澹乎

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郭璞曰勺藥五味也

不若大王終日

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為娛

徐廣曰淬千內反駟案郭璞曰將膊

淬染也將音贗也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

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

國

郭璞曰言有惠况也

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

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

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王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

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

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

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

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

矣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琊郭璞曰山名在琅琊縣界觀乎成山徐廣

曰在東萊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浮渤澥漢書

音義曰海游孟諸郭璞曰宋之數澤名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

為界秋田乎青丘傍隍乎海外

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蒂芥乃倣儻瑰偉異

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

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

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

哉無是公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然笑貌也

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

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

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

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禁絕淫放也

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

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

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

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

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郭璞曰西極國也見爾雅

丹水

更其南

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

紫淵徑其北

郭璞曰紫淵所未詳

終始

霸澹出入徑渭鄠鄠潦瀟

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

紆餘委蛇經營

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郭璞曰八川名在上

東西

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

郭璞曰椒丘丘

名言有嚴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

徑乎桂林之中

郭璞曰桂林名也見南

海過乎決莽之野

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

汨乎渾流順阿而

下

郭璞曰阿大陵

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

郭璞曰穹隆伏石貌堆沙堆埼

曲岸頭音祈

沸乎暴怒洶

許勇反

涌

音勇反

潰

浦拜反

渾渟渟

汨漚測泌瀝

郭璞曰漚側筆柳四音

橫流逆折轉騰澈冽澎湃沔沔

瀝穹隆雲橈蜿澶膠戾踰波趨汜

徐廣曰鳥狹反

莅莅下瀨批

巖衝壅犇揚滯沛臨坻注壑澆灑實墜湛湛徐廣曰隱

隱砢砢訇磴滴滴淠淠淠淠鼎沸郭璞曰淠音救馳波

跳沫徐廣曰一云吸呬汨潏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

歸然後灝漾潢漾安翔徐徊翳乎漈漈東注太湖衍溢

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鰕鱔離徐廣曰鰕音漸鰕音

離未聞鰕鱔鰕徐廣曰鰕音娛鰕音鰕鰕音

鰕而黑漢書音義鰕鰕音鰕鰕音鰕鰕音鰕鰕音

鰕鰕音鰕鰕音鰕鰕音鰕鰕音鰕鰕音鰕鰕音

次定四車全書

史記集解

十一

林鉅木 蕲巖參差九變巖薛南山峩峩

漢書音義曰九變山在左馮翊

谷口縣西巖薛山在池陽縣北

巖陀

音陀

逕甌錡

推婁嵒崎

郭璞曰陀崖際甌音魚晚反錡

音蟻推音

振谿通谷蹇產溝瀆

漢書音義曰蹇產屈折也

谿呀豁間

郭璞曰皆澗谷之形容也谿音呼舍反呀音呼加反間音呼下反

官陵別島歲魄裊瓠

丘墟崑崙隱嶙鬱嶕嶸登降施靡陂池獬豸

郭璞曰獬音衣被豸音蟲

豸也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郭璞曰言為亭候於

臯隰皆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椎也

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

以流夷

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

專結縷

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駟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

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

攢戾莎

徐廣曰草可染紫

揭車衡蘭橐本射干

徐廣

曰揭音桀駟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與橐本橐菱射干十月生皆香草

茝薑蕞荷歲橙若

孫

郭璞曰歲未詳橙柚若孫皆香草也

鮮枝黃礫

郭璞曰皆素詳

蔣芋青蘋

徐廣曰芋

音竹駟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芋三稜

布獲閔澤延曼大原麗靡廣衍應

風披靡吐芳揚烈

郭璞曰香酷烈也

郁郁斐斐衆香發越盼蠻

布寫晻曖苾勃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

徐廣曰瞋音丑人反

盼一作緡駟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

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

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獮旄

獾

徐廣曰獾音容獸類也聲音狸一音茅駟案郭璞曰旄旄牛獾似熊痺脚銳頭犛牛黑色出西南徼

外也

沈牛塵麋

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

赤首圜題

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

窮奇

象犀

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

地涉冰揭河

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拆裂也揭蹇衣

獸則騏驎角觶

郭璞曰角

觶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

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

駒駘橐駝蛩蛩驪驤

驪驤驪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

閣

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

華榱壁璫輦道纚屬步櫨周流長

途

郭璞曰途樓閣間陸道中宿言長遠也

夷曩築堂橐臺增成巖突

洞房

郭璞曰：菱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岩穴底，為室，潛通臺上者。

俛

杳眇而無見，仰攀撩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

楯軒

徐廣曰：楯音食尹反。

青蚪蚴蟉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

漢書

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

靈園燕於間觀。

郭璞曰：靈園，淳園，僊

人名也。

倕倕之倫，暴於南榮。

漢書音義曰：倕，倕僊人名也。

醴泉涌於清

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

徐廣曰：振音脊。

嶽巖倚傾，差戾磔

磔

徐廣曰：戾一作池，磔音離，磔音五合反。

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璿玉旁唐，瓊編文鱗。

徐廣曰：瓊音彬，編音班。

赤瑕駁瑩，雜甬其間。

徐廣曰雜一云
插插一云還

垂綏琬琰和氏出焉

徐廣曰垂綏一作
朝采駟紫郭璞曰

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
愛二女斲其名于苔華之玉苔是琬華是琰也於是乎

盧橘夏孰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
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

食之即
盧橘也

黃甘橙棖

徐廣曰音
湊橘屬

枇杷檳柿

徐廣曰檳音
而善反果也

檟

捺厚朴

徐廣曰檟
音亭山梨

棖棗楊梅

徐廣曰檟音弋
井反棖棗似柿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
燕蕒可作酒也

隱夫鬱棗搭探荔枝

徐廣曰鬱一作蕒
搭音答駟案郭璞

曰鬱車下李也棗實似櫻桃答探
似李棗音逮探音齒隱夫未聞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鮑丘陵

郭璞曰鮑猶
延也音施

下平原揚翠葉机紫莖

郭璞曰
机搖也

發

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櫟

漢書音義曰沙棠似

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櫟似樵葉冬不落也

華汜櫟櫟

徐廣曰汜一作楓駟棗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索也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

徐廣曰頻

一作賓駟棗郭璞曰落穫也胥餘一似并閭并閭櫟也皮可作索餘未詳

櫟櫟木蘭豫章女

貞

漢書音義曰櫟櫟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

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侘崔錯登飀

古委字

阮衡閑矻

徐廣曰登音拔駟棗郭璞曰飀音委閑音惡可反矻音魯可反

垂條扶於落英幡纚

郭璞

曰扶於猶扶疎也幡纚偏幡也音灑

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歔吸

徐廣曰莅

粟音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徐廣曰柴音虬差虬音旋

輟後宮雜還累輯徐廣曰雜一作插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

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徐廣曰雌音雌于季反鸛案

漢書音義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鸛似獼猴而雌大飛鸛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顛飛也蛭蛭

蠅徐廣曰蛭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蠅似獼猴而黃蛭未

聞蜥胡穀蛭徐廣曰蜥音在廡反似猿黑身穀音呼谷反蛭音詭駟案漢書音義曰穀白狐子也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矯枝格偃蹇杪顛

於是乎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郭璞曰踔縣牢

落陸離爛漫遠邐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

館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

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

徐廣曰以玉為飾駟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與言有雕鏤

蚪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

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

郭璞曰皮軒草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

孫叔奉轡

衛公驂乘

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太僕御大將軍驂乘也

扈從

橫行出乎四技之中

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安鹵簿矣

鼓嚴簿縱獠者

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駟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

江河為陸泰山為

櫓

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法音去車反

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

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貌豹

郭璞曰貌執夷虎屬也音毗

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

郭璞曰野羊如羊千斤手足謂

拍踰殺人

蒙鵑蘇

徐廣曰蘇尾也

絳白虎

徐廣曰絳音袴駟案郭璞曰絳謂綈絡之

被幽

文

郭璞曰著斑衣

跨野馬陵三變之危

漢書音義曰三變三成之山

下磧歷

之坻

郭璞曰磧歷阪名也

徑陵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

鳥身鹿頭者

弄解豸

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

而弄也

格瑕蛤鈺猛氏

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

冒驤裒射封豕

郭璞

曰騾裒神馬日行萬里
封豕大豬兩音窈嫻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

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負遠去

郭璞曰
負音調

盛反流離輕禽蹙履狡獸韞白鹿捷狡兔

徐廣曰韞音
銳一作惠也

軼

赤電遺光耀

徐廣曰超陵赤電電
光不及言去速也

追怪物出宇宙彎繁

弱滿白羽射游臬櫟蜚虞

郭璞曰臬臬羊也似人長脣
反踵被髮食人飛虞鹿頭龍

身神獸
櫟梢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徐廣曰射
準的曰藝

赴
仆音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

韓玄鶴亂昆鷄

徐廣曰韓音躡

道孔鸞促駿驤拂鷺鳥捎鳳皇

漢書音義曰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鷺鳥也

捷駕鷄掩焦明

焦明似鳳

道

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郭璞曰紘維也北方

之紘曰委羽

率乎直指閭乎反鄉蹙石闕歷封巒過雉鵲望

露寒

徐廣曰雉音支駟案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左右觀名也

下棠梨

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雲

陽縣東南三十里

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鷄牛首

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

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

登龍臺

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觀士

大夫之勤畧鈞獵者之所得獲

徐廣曰鈞一作諺也

觀徒車之所

麟輶乘騎之所蹂若

徐廣曰蹂音人久反

人民之所蹈躡與其窮

極倦矧

徐廣曰音劇

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

填坑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

臺張樂乎輶輶之宇

徐廣曰輶音葛

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

建翠華之旗樹靈囂之鼓

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

奏陶唐

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

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

徐廣曰一作勲

川

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

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

剛勇好舞漢高募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駟案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文成顛

歌郭璞曰未聞也族舉通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鏘鎗磬洞

心駭耳郭璞曰鎗磬鼓名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

案衍之音馮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

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曰狄鞮地名也在河內出善倡者所以娛

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

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也絕殊離俗妖冶爛都靚莊

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嬛嬛徐廣曰音娟斌媚婁

嫺

徐廣曰嫺音乃丹反嫺音弱

拙獨繭之榆施

徐廣曰拙音曳施音榆

眇閭易以

戌削

徐廣曰閭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

嫺姁徼徼

郭璞曰衣服婆娑貌

與世殊

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樂長眉連娟

微睇繚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

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

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

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

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瞻萌隸墮牆填

漸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俛

發倉廩以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

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厯吉日以

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鶩

乎仁義之途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狸首

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弋玄

鶴建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悲伐檀樂樂胥

修容乎禮園翺翔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

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園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
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
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
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
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
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犍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發巴蜀吏
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
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

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
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
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
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
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轅之長
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
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
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

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却又擅為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

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

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箕縣著桔槔

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

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

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

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

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

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
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
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
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
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

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喻曉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
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
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
檄到亟下縣道

漢書百官表曰
縣有蠻夷曰道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

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已
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
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
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

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
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
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
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
幣物以賂四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
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
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
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

邛笮冉駹斯掄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

沫若水南至牂牁為檄通零關道

徐廣曰越雋有零關縣

橋孫水

韋昭曰為孫水作橋

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

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

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

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

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

紘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

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筭存印
畧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
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軍
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
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
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並也
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並意

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
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耶必若所云則是
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
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且為
大夫麓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
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
者洪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隄隄而不安夏

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沉贍舊

徐廣曰漉一作瀝

東

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

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肢膚不生毛

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踵也一作腠音湊

膚理也
肢音魁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

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蹠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

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

鯨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兩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傳曰濱涯也

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澤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而夷狄殊俗之國遠遠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
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邇境外之則
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
孤為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
枯旱之望雨盤夫為之垂涕

徐廣曰
盤音庚

况乎上聖又惡能

已故比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

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若

漢書

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

微犂犂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

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

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

中外提福

徐廣曰提作提音支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

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

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

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
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

下登三

徐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

上觀者未睹指德者

未聞音猶鵠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竝稱
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急請以身先
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
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

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常肯與公卿
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
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書諫之其詞
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責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
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
之清塵

蔡邕曰古者諸侯載車九乘秦滅九國魚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輿不及還

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

吳越春秋曰羿

傳射於
逢蒙

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

徐廣

曰橛音巨月反鉤
逆者謂之橛矣

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

之樂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

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

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

失也其辭曰登陂阬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差戕

漢書音義

曰坐並也

臨曲江之隍州兮

漢書音義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

望

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硿硿兮

徐廣曰硿力工反

通谷豁兮

豁澗汨滅喻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蓊

薺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

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

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
無歸而不食夙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侏精罔閔
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
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
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
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儔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徐廣曰此臞瘦也此
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
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

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

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

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

垂旬始以為幃兮

彗星而為髻

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鷄縣於葆下以為旒也髻燕尾也

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

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攬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

漢書音義曰綢輜也以斷虹為旌旂之輜

杳渺以眩湑兮焱風涌而雲浮

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杳渺眩湑闌冥

無光也

駕應龍象輿之躡畧逶麗兮驂赤螭青蚪之幽繆

蜿蜒低印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躍以連卷沛艾赴

蟻仡以佻儼兮

漢書音義曰赴蟻申頭低印也佻儼不前也

放散畔岬驤以

孱顏踳踳輻輳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臯以梁倚

徐廣

曰踳踳乍前乍卻也踳音丑栗反踳音敕畧反輻鳥葛反輻音曷綢一作雕臯音他畧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怵

臯走也梁倚相著也

糾蓼叶冪跼以艘路兮

徐廣曰音介至也

蔑蒙踊躍

騰而狂赴

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赴走

莅颯卉翕燁至電過兮煥然

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

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

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

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

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

音義曰仙人左玄冥而右含靈兮漢書音義曰含靈黔陵陽子明也

也或曰前陸離而後滴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斯征北僑徐廣曰燕人也

形解而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駟案漢書音義

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霧氣而後行

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

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

湛其差錯兮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葢其相紛挐兮

滂漚決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

壇以陸離徑入竄室之砢礪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巖

鬼磈

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詞有曰贅鬼谷于北辰也

徧覽八紘而

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

杭絕浮渚而涉流沙

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

奄息總極

汜濫水嬉兮

漢書音義曰總極蔥嶺山也在西域中也

使靈媧鼓瑟而舞馮

夷

徐廣曰媧一作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

時

若夢夢將混濁兮名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

之軋沕沕忽兮直徑馳乎三危

三危山名也

排閭闔而入帝

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閭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

止

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

睹西王母矍然白首

徐廣曰矍音下沃反

載勝而穴處兮

郭璞曰勝玉勝

也

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

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

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

南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飡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噦瓊華

徐廣曰噤音祈小食也
駟案韋昭曰瓊華玉英
媿侵尋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

厲

徐廣曰媿音纖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漢書音義曰列缺天

閃也倒景日在下

馳游道而循降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

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

門

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

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

超無友而獨存

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

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

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
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
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
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
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
徐廣曰撰一作選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世近之遺迹邇聽
者風聲徐廣曰邇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紛綸歲蕤堙滅而不稱者不

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漢書音義

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有七十二人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

而能存

徐廣曰若順也駟案韋昭曰疇諸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

軒轅之前遐哉

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

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

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

改制爰周邳隆

徐廣曰邳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徙程故漢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

於畢程或者邳字其為程乎或為脰北地有郁邳縣脰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邳至也

大行越

成

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矣

而後陵夷衰微

千載無聲

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

豈不善始善

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於夷

易易遵也湛恩濛濛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祿而崇冠于二后

漢書音義曰繼祿謂

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

揆厥所元終都

攸卒

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

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濶濶涌原泉

韋昭

曰漢德獎涌如泉原也

沕滴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

徐廣曰專音布

上

暢九垓下汭八埏

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汭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

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

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迴濶泳沫

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迴遠濶廣也泳浮也

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首惡湮沒闇昧昭晷

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

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

昆蟲凱澤囿首面內

韋昭曰面向也

然後囿駟虞

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

漢書音義曰微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藻一

莖六穗於庖

徐廣曰渠瑞禾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 犧雙舂

共抵之獸

徐廣曰抵音底駟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駘角也底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

為牲也

獲周餘珍牧龜于岐

徐廣曰一作放龜駟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

名也招翠黃乘龍於沼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言見乘黃而

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港河不下來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

鬼神接靈圉賓

於閭館

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圉為賓旅于閭館矣郭璞曰靈圉仙人名也

奇物譎

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

周躍魚隕抗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慙乎

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亦慙乎

進讓之道其

何爽與

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末可封禪而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

不封禪為讓也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愾

漢書

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愾音惠順也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

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徐廣

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

號以況榮

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

上帝垂恩儲社將以薦成

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薦薦之上天告成功也

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

之驩

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駟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

缺王道之儀羣

臣忝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

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

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漢書

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山壇場無所庶幾

亦各竝時而榮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

說者尚何稱於後

徐廣曰若

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

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

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

祇謁款天神

漢書音義曰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

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

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

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

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

徐廣曰錯音屑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
著業得親日月末光殊絕之用而以展其官職設屑其

事業者也猶魚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

猶拂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
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魚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

一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時增
一仍舊六為七也攄之無窮徐廣曰
攄一作

臚臚
叙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

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

義而覽焉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王故事也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

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犬澤之博謂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符大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

乃作頌曰自我

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甘露時雨

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徐廣曰滲音色陰反

嘉穀六穗我

穡曷蓄

徐廣曰何所蓄邪嘉穀

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為濡之記

粍獲之

徐廣曰古布字作粍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

之來

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

樂我君圉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眔眔睦睦君子之能

徐廣

曰眔音是和貌也能一作態駟案漢書音義曰是和穆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

蓋聞其聲今觀

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

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

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

麟故言游靈時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祉三代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輝

煌

徐廣曰煥音見輝音魂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駟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

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

必諄諄然有語言也 依類記寓諭以封巒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

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

也

徐廣曰假大也

司馬相如既卒

徐廣曰元狩五年也

五歲天子始祭后

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山至梁父禪肅然

徐廣曰小

山在泰山下趾東北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

徐廣曰蘇建也

與五公

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

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

之屬易本隱之以顯

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

大雅言王公大

人而德逮黎庶

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

小雅譏小己之

得失其流及上

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

所以

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

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

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

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卷一百十七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八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八

淮南衡王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

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
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
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蕙因辟陽侯言呂后呂
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
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
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
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徐廣曰九江盧
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

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
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
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
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
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
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

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
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
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
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
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
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

徐廣曰
大車駕

馬曰輦音
已足反

反谷口

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
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

令人使閩越

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

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
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
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
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
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
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
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士伍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

士伍者也
開章名

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

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論

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

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

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
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
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
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
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
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

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

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

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

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文穎曰
忌簡忌

吏請名治忌長不遣

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
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
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
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
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
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
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

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郫

徐廣曰嚴道有邛
楚九折阪又有邛

置驕乘張晏曰
嚴道蜀郡縣

遣其子毋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

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
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
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
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
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劉今暴摧折之
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

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

漢書音義

曰檻車有檻封也

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

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

八年前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
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
城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書音義曰
尺布斗粟猶

尚不棄況兄弟而相更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
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

容

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

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耶乃

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徐廣曰景
王章之子

而追尊諡淮南王為

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
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
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
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
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
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
使曲城侯

徐廣曰曲城侯姓燕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

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海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畧者妄作

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

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

徐廣曰
詞伺候

採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
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

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

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

修成君女為妃

應劭曰王太后
先適金氏女也

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

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

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

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

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徐廣曰一元朔云歐擊

元朔

五年太子學用劔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名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

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畱太子逮不遣

如淳曰丞主刑

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

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蠹被事耳王自

度無何

如淳曰
無何罪

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

安擁闕奮擊匈奴者靄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

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

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

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

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

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

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

非也王日夜與伍被

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

左吳等按輿

地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

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

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諸侯

竝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

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

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

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

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蘓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
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
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
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
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
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
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
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

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

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

女

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童萬童
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

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
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
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
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
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
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

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
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
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怨之若旱之望
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
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
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
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
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

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

徐廣曰在

梁碣之間

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

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

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如淳曰王時所居也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

兄數

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

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

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

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

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

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
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
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
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
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
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
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淮南事於宏宏乃疑

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南越賓服羌犍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

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

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

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
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
軍何如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
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為
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
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
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
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

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微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耶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

徐廣曰一作唯音寂笑反

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

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

且吳何知反

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

漢將一日過成

臯者四十餘人

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口而今漢將得出之

今我令樓緩

漢書

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
蓋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
先要成

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 韓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
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
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
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
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
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

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
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錢鑿棘
矜也

徐廣曰大鑣謂之剗
音五哀反或是鐵乎

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

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
平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
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
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

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今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耶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喻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耶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

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與多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

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冠耐為鬼薪白
棗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
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

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
有左右都司空上林

有水司空皆
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

徐廣曰淮
南人名士

曰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

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

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欲如

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

事大將軍丞相

一日發兵

如淳曰發淮南兵也

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

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耳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

王

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

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

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持羽檄從東方來呼

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

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

雒之城

徐廣曰在江夏鴈林曰下雒縣名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淮南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

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

徐廣曰偷苟且也

即許太子

太子即自剄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

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園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

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
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
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

徐廣曰諸都座
就丞相共議也

趙王彭祖列侯

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
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
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
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

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

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

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為士伍毋

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

章

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

之意丞相宏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

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

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

王后荼

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

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

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奭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

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

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為

置

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

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

徐廣曰密預作計校

王后乘舒死立

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

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奸又與客
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
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
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
傷王后假母者

漢書音義
曰傳母屬

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

後主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
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
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

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並廢兄弟而立其子
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
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
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
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
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
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
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

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

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鏃矢

徐廣曰輶

車戰車也音扶萌反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

邱等數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

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

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

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

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

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
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
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
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
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
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
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
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

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棄舒及太子爽王后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

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
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
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
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
之矣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邱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徐廣

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

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

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皇覽曰孫叔敖家在南郡江陵

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

作雲夢大

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
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閭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
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

曰子產家在河南新

鄭城外大家是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
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
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

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
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
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
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
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史記集解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文穎曰六國時

衛但稱君

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

攻上使黠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遣黠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黠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黠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如淳曰律

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平史書佐各十人今總
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
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黠多病卧閨閣內

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
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宏大體不拘文法黠為人性倨
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
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修
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為人也

應劭

曰傅柏梁人為
孝主將素伉直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

徐廣曰一
云名棄疾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損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

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終不愈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

最後病莊助為請告

徐廣曰最一作明也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

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

廁而視之

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潤廁也廁牀邊側

丞相宏燕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

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

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
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
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
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
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
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
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

懷四夷黠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
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
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黠常毀儒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
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宏湯宏湯深心疾黠唯
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宏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黠
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

姊為皇后然黯與元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
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
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

當死者五百餘人黥請間見高門

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

曰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邊關乎

應劭曰關要也律胡市吏

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攢曰無符傳出入為闕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

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

錢

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

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

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

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

如淳曰舞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

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

湯終不敢言黠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

聞黠與息言抵息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侯王

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

七歲而卒

徐廣曰元鼎五年

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黠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黠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

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

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

徐廣曰太

信任宏

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黠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

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嘗為項籍

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

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

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也

聲聞

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

長安諸郊

如淳曰郊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間靜可以請賓客

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

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

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

食

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

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

決河自請治行五日

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

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

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餽人

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餽人餽人蓋興生

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和具賓客辜較任餽也瓚曰任人為保任見舉者多誦

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史

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

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
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
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執則賓客十倍無執則否

況衆人乎下

邾翟公有言

徐廣曰邾作邾

始翟公為廷尉賓客

聞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三

至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勲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高鏡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

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
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
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
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一作繆

自孔子卒後七

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
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

按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

子

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

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
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
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
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

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

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
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
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
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
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

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
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
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
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
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
培公徐廣曰一作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切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
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

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

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

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

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

漢書

百官表
孔臧也

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
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
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
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
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

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
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
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
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
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

徐廣曰一云
次治禮學掌

故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

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

立四歲薨子王戊立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邦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

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

徐廣曰腐刑

申公恥之歸魯

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徐廣曰魯恭王也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

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

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

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

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

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

徐廣曰車馬

至見天子天子

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

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

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

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

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

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

守

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傳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

周

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

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關門慶

忌

漢書音義曰姓關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

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
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
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
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
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

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

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

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乃使固入圜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

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圜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

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

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

徐廣曰哀王乘也

久之病免今上初

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詠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

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

徐廣曰薛縣在

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

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

漢書曰名嬰

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

山王太傅

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

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

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

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
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
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

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

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狩元

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
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
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
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
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
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
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

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
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
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
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
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段丘蕭奮

徐廣曰屬山陽也

以禮為淮

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

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
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

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

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
常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

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

徐廣曰建元六年

天

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徐廣曰一作荼

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
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
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

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
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
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
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

漢書曰
字子都

齊人

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
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

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通者蘭

陵楮大廣川殷忠

徐廣曰殷一作
段又作瑕也

溫呂步舒楮大至梁

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
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
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
至大官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一